

10

3

~~104~~
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BT 9301.1341A

通鑑綱目卷一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原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譖也近而不諫則尸利



也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
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
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
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
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
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
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詳諷說苑曰有
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二

原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
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
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
督以郟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
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郟鼎在廟
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號之謂也 又曰晉師為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衛史鮒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

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眾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為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為

人部

諫

諫

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

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右抽佩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搏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

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為禽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

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翫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一作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
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
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
戒嚴未不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
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
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
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既失民

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既為吳王
權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
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
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
可乎翻由是得免 **增**經濟類編曰宋明帝以故第為
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
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
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
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

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
無異容又帝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
碁抗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
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
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
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
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
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
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
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
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
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
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
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
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
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
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
乃拜允中書令 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
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

太宗亦為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又曰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

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嫉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俎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 經濟類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元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為相陛

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嵩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唐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

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
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
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
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
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戇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
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
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
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

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
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
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
是 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
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餽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
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
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
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
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 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為
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

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
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
乃出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入
謝名誠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合
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
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
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謹言無
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經濟類編曰宣宗
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
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

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又曰宋真宗時寇準爲樞密
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
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
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
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
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傾者祖吉
王淮皆侮法受賂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
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用遂命爲樞
密副使宋史曰真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

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紀事曰真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

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曰何郯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兼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闈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

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

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諫

七

洪金卷之九十一
三
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
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
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
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
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
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
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
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
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
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

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
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
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
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
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
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
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
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

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又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

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宮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金史曰陳規字

正叔貞祐時爲監察御史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云 元史曰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

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 又曰不忽木叅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 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

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

右皆賀帝得直臣 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間閭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廷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旣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

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時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况有明詔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瘦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

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參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驛獻縣陳山勸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又謂蹇義夏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錄曰鍾同為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帝不憚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狴杖至百同死獄中明紀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又曰孝宗時王恕為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又曰孝宗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曰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為隱覆不盡雖曰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

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
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
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
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張氏指外戚猶言張家也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
夢陽致死以快官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
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為狗馬鷹犬歌舞

角觝以娛帝瑾尤獍黠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
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
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
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毋
文文覽弗省也毋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
臣上言請將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
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
闈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
闈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

海鏡類編卷之九十一
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
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
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
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
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闈益窘自求
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
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
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
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
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

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
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
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爲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
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
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
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
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陛
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
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茲此劍儲免冠

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劔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又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黃輦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璉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興獻召百官至左順門敕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

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

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怒命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

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為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為泰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鎮撫司

諫三

原后聖

臣直

上詳諫一 漢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

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
當車 扣馬 尚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為帝橋從

人部

詳蓋頁函卷二百九十六

諫

三五

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陛下欲何之 崔鴻前秦錄苻堅如鄴狩於西山
 伶人王洛扣 汗輪 折檻 雲上詳前漢書成帝時朱
 馬而諫乃止 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
 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于遊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於地足矣左將
 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 臣素狂直於地足矣左將
 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曰 逆耳 拂心 諫並詳 三
 責 五失 晏子春秋景公遊大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
 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乎晏子
 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讓彗星晏子曰天和乎
 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
 曰昔夫子一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
 王罔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助於酒色
 其失一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
 四夷交侵不以義念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
 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罔曰孤不能

以致五闕若無 斷鞅 攬轡 涼上詳諫二 呂纂馳 段龜龍 西
 子則不聞其過 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 犯顏 逆意 漢
 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盜攬轡之言 犯顏 逆意 漢
 書鉅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
 犯顏諫爭於魏志明帝時衛顛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
 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 屏几 迴輿 崔鴻前涼錄張
 人皆順顏而避逆意 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
 親犯令則令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
 矣後漢書帝嘗出鈿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七人 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諤 諤 伏蒲 削藁 頓首伏青蒲上泣諫注以青規地曰
 青蒲 魏志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 刃斬 兵臨 傳
 上封輒削藁人多譏其默後乃知之 刃斬 兵臨 傳
 析父謂子華曰摩厲以須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
 之何子華曰摩厲以須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
 人部 諫

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
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補袞闕

識履聲

面折

頭軻

漢書陳平曰

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
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不

見聽遂以頭乘輿輪帝遂無隱勿欺禮事君有

為止注勅謂以頭止車輪也

論語輔台德格君心注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造

辟規王穀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危言危行

啟心沃心啟乃心沃朕心不密則失有裨于眾逆于

不密則失其臣身有益於君則為之禮為有諫無訕余違汝弼

心書稽于眾舍已從人求諸道

上見禮止妾為妻以規為瑱其國語司馬子期欲以

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

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

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于

鄢芋尹申芟從靈王之欲以隕乾谿君曰從而逆君

若敖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

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楚靈王虛白公子張驟諫王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于耳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于耳對曰賴

兇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傳言獻藝左傳

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替為詩工誦

漢書鄭宗為尚書僕射數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漢書陳平曰

是以不悖行 旅賁之規 誓御之箴 國語 衛武公九年 曰我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老耄而舍 貴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 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矇不夫誦以訓御之於 **增** 懇悞 睿正 唐書高祖獵 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後漢書韋彪上議曰諫議 懇悞致諫帝納其言通才善正有補益於朝者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善正有補益於朝者 密 鯁切 唐書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斂容曰司馬叔度辭矣晟任兼宰 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事文類聚宋蕭燧字照鄰遷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 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卹仇怨 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碎衣** 隱 柱 言貫經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陳禾上書 柱 言貫經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陳禾上書

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 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亡之禍言愈切內侍 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 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但患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 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 罷而 **遂良還笏** 元亮置笏 唐書高宗將廢王皇后立 置笏殿階曰還陛下笏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時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 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人服其不撓 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人服其不撓 設諫鼓 請諫紙 類聚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僕為諫 官月請 殿上虎 朝陽鳳 哲宗時歷臺諫知無不言 諫紙不盡其面折廷諫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 言無不盡其面折廷諫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 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 人部

不可泄請以袞帔交華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面折廷諍愛君憂國元史賈默雖退而言則已行矣謂及黜無以過之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此吾圖撤合里者耶救近臣進酒三鍾而止吾圖撤武里者蓋國語長驕人也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黜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黜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唐書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原**匡救其惡彌縫其闕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原匡救其惡彌縫其闕並白夙夜在公日月獻納一言興邦三進及雷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雷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雷

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直能寤主仁有殺身獻可替否治煩去惑開諫諍之道闢忠讜之門况當不諱之朝宜勵勿欺之節將表効於公忠豈敢辭於戮辱既非言遜之朝詎有身危之慮居常不能寤主臨難徒欲愛身辭親策名則將身許危君陷惡何以臣為讜言嘉謀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思紓國之難惟有盡忠奮振主之威如何無罪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矧伊君臣實惡訐為直者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非罪陷刑是重納君之惡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魯史正名終

人部諫

書泄冶之罪

上詳殷本紀下詳春秋

增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並經濟類編

愛其忤以拔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邪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

也 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通鑑前編黃帝始受河圖得其

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堯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

袁盎人豕之譏

漢書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上也於是上笑之文帝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入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幸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乃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說入語慎夫人乃賜盎金

五十斤人豕謂戚夫人也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麓

疎

公孫弘封平津侯詳漢書下詳吳志

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

達而化理成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

隳

並獻徵錄 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

宋靖康時事詳宋史

紀事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直所全善愧人為漢書龔遂字少卿忠厚剛毅有大節

活甚衆于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塞無

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面

稱過從後漢書爰延字季平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

是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也對曰為漢中主帝曰何

朕過今侍中面稱務存大體言行錄宋陳忠肅公權字

不喜彈劾獻壽徵錄明陳司

戒我勿時政指陳得失無所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

致忠懇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漬

然猶不知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

宮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漬

未嘗緘默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者未嘗開諫諍之門金史世宗嘗召問移刺履曰朕

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

無之但上之願用人與不用耳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

口習以成風願陛下幸甚前用已試之人弘治初儲

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前用已試之人弘治初儲

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與上封自作

草後漢書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封章無闕日唐書敬宗時李渤為諫議大夫時政移近

天子雖幼回天之力又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

昏亦感悟切慮者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

求言之詔切慮者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

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

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則黃耇之言或不

人部

諫

諫

諫

諫

樂告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憲 諫官得隨入閣書

太宗嘗謂王珪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

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又安朕雖不德

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太平珪進曰古者天子

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收采

芻言臣敢竭狂瞽萬分之一帝悅乃詔 諫官入奉朝

諫官得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 諫官入奉朝

請宋史慶曆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入奉朝請臣

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 中外以言為諱書

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 中外以言為諱書

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御

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

王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飢葶相望陛下莫不失望上不

以禳災遣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

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 閣中奏事久廢

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 閣中奏事久廢

又穆宗立不恤國事鄭覃與崔郾等廷對進諫帝不懌

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因詔覃

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 直至御前元

卿延英時閣中奏事久廢至是士相慶 直至御前元

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

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

前如細民訴 不由門下 諫文類聚宋王巖叟遷左司

訟者則禁之 不由門下 諫文類聚宋王巖叟遷左司

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

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

命竟 疏辭密封 唐書德宗使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

寢贊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即

聞贊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心膂之德且傷 不進揭帖 明史紀事孝宗嘗召劉大夏

私之德且傷 不進揭帖 明史紀事孝宗嘗召劉大夏

不吝之明 不進揭帖 明史紀事孝宗嘗召劉大夏

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
 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
 辭曰諫行足矣以事文類聚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
 魯直因取美官嘉王酒悲五代史蜀王衍年少荒淫與諸
 非本意也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嘲諷之坐流涕然行不
 能省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嘲諷之坐流涕然行不
 也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嘲諷之坐流涕然行不
 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
 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前後章十九上宋史仁宗時命百餘日鬚髮皆白奏
 疏數十萬言言又真德秀立朝不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
 誦其文想六月二十餘奏又魏了翁在朝凡六
 見其風采六月二十餘奏又魏了翁在朝凡六
 歲一百八疏右又建中靖國間給事中任伯雨為誠結

主知元史竇默嘗與劉秉忠劉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
 君曰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
 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以為否非善政也明
 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
 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諫
 或不入言又虞集每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必委曲盡
 不樂家人見其故四鐵御史獻徵錄明世宗時馮恩為
 然不問其險阿諛時相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為腹
 甚性憤而險阿諛時相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為腹
 心彗并及二相上恚甚逮下詔獄律斬時汪驟遷太宰
 尋當論決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
 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
 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公曰大臣
 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
 而無君人聲益厲觀者咸噴噴稱歎曰是御史始者以
 公公應之聲益厲觀者咸噴噴稱歎曰是御史始者以
 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
 目公為四鐵御史上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
 人部

雷州 兩繫詔獄 又揚爵為御史嘉靖間上封事大約
 者五一則輔政者諛郭翊國競為巨蠹二則凍餒之民
 閱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
 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內五則挫折諫
 臣上震怒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部郎周天佐御
 史浦鉉以申救筆繫獄中爵禁五年上度修萬靈明庭
 之儀祝釐得仙箕釋此三人者遂與周怡劉魁同釋隨
 復逮之三人又
 繫三年始得釋

附 謗諫

原設木防川 其通鑑前編堯設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
 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惡訕 賞謗 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
 而潰傷人必多 惡訕 賞謗 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

寡人之謗議於市朝聞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矧
 曰有謗議於市朝聞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矧

伊忠臣豈宜揚主之過 帖並白 增如石投水 唐書李綱
 保太子建成昵近小人網屢諫不聽乞歸帝曰卿向者
 為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
 殺臣諫之輒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
 所言如石投水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
 乎帝改 有益於國 已又吳兢言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
 容謝之 有益於國 已又吳兢言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

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 狂夫之言 又中牟
 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言路 狂夫之言 又中牟
 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
 中所化太宗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
 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
 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
 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太宗乃賜絹二十匹隨拜監察御
 史 除妖謗法 魏志文帝踐祚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
 殺而賞告者柔上疏請除妖謗賞告之法帝下 何廷

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 何廷
 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 何廷

折我唐書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
 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獨罪萬紀帝怒
 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帝
 乃誣謗削籍獻徵錄明嘉靖時程文德素講理學所
 解不稱旨調南京工部侍郎文德疏辭勸上
 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為誣謗命削籍

不諫

原陷主棄君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棄君於惡何臣之為

增責以不諫

求之不言

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眾
 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謹言謝曰臣
 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不足諫尚何
 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帝又笑問曰卿在隋不諫宜世

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悞諫飾
 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
 諫未答曰願無隱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
 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
 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不知任用之得失
 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原寧

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並白帖 事上以忠則宜

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為 苟賴其榮是為尸利

不匡其失宜及墨刑禮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陳忠讜

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

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增大臣**

重祿而不極諫 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並經濟類編 甘心

立仗之馬 喑口朝陽之鳳唐書李林甫謂諫官曰公

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
原禍受其咎傳

矣後雖欲不鳴得乎下見諫三
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

改焉必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天命不佑

增猶踵弊風唐書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

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

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豈獨無事又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

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
彌縫其間元史阿魯渾薩理

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桑哥敗帝問桑哥為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

嘗不言陛下方信任之彼所忌獨臣言抱柴救火不

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
諫五

增詩宋石介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

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書開闈闈初聞皇帝蹙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

重慎微密汝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為予司諫正予

門闈為予京兆聖予讒說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

予弼言深切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塵竭

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分率

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人

渾朴不施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

哲惟修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礪礪忠誠特達屢進直言

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
雖小官名聞予徹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
在列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
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時呂夷簡罷相章得
象晏殊賈昌朝韓琦
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並為諫官
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此
詩

原賦唐謝偃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
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
是授惟民斯卹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

驕力狠戾倔强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
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
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原表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勢
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
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
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
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
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天時難測
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高城深池無所施

其功退則歸塗不通道路沮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
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
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
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植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
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
備然後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
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
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卹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
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蕭子良上讜言表
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

莫非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朝
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
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
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
謬誇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鱣之美方
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
械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
闕興規袞廢能補則壤詠無遠轅樂可追 **增**唐魏徵
論太宗十漸疏曰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
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辭千里

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竒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見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

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返朴還淳今則好尚竒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翫之作無時不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

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
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
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此其漸不克終八也頃年以
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
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
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此樂
將極也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
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
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

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
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陸贄對德宗問當今切務疏曰
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
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恒
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
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
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
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
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直
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

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不通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元稹獻事表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

從而怒謬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
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
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陛下
即位以來幾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
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
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
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
不燭之意者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
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
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

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
位之罪乎 宋蔡襄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
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
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萬口相慶臣切思任諫非難
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
下獎拔之知必思所以報效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
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臣請爲陛
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
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
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

人部

尚書類稿卷三十九

諫

三

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
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
古諫臣之賢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死且不避安得好
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
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
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一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
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
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
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
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

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
容默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
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
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
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
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也程
頤輔養君德疏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李綱
請高宗還都疏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

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
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
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
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哉 明王恕請召
見大臣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
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左右之
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
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
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
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

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王守仁救建言諸臣疏
曰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
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遽事
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
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
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者豈其
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者罪之耳臣恐自茲
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今
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
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

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擴大
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時戴銑等以攻劉瑾逮繫

馮恩辨敢言非邪徒疏曰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
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
士風日敝以緘默為老成以順從為平易以特立為矯
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惟
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
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乎陛下服歷大
位九年於今矣以為治邪亂邪安邪危邪近畿輔關陝
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

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聞海叛卒致殺長
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為孽置郵不
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為治安
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
其不可也願速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為勉而以唐
宋之徇林甫安石為戒

原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

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
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穆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翫好而駿
馬馱馱不實外廩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

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
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也漢鄒陽上書
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
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
不可曳裙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
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

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幸矣 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跡愈多影

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

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于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蓋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是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 **增**唐杜牧與人論諫書曰某疎愚放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每見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

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宋歐陽修與高司諫若訥書曰前者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

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能以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

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藝祖皇帝平定四方藩鎮拱手以趨約束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故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竒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又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園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

原序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

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投鼎鑊離刀鋸而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百姓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旣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宸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惑壞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斫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

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
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
致白旗之戮 **增**明歸有光送周給事興叔序曰今天
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
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
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
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
可以任天下之事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
給事中時宰慕其名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

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
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名
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
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
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
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故寺中讀書著文山深
徑迂人跡所不至臨安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
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旣嘉
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
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

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何足以贊興叔之行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原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

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樂而忘死矣 **增**宋蘇洵諫論曰古者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

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
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
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
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
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
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
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
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
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
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

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
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
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
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
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
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
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
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
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

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
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
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
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
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
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
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

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對見一

原殿坐 庭詰 魏志鍾繇字元常有疾拜起不便時華
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上殿

就坐自是三公有疾以為故事漢書公孫弘嘗與公
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
等議而 衣褐見 被酒伏 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
今背之

衣褐見不敢易衣後漢書劉寬字文饒每引見請經
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臣不敢醉但任
大責重憂 贊引 盤辟 魏書游楚為隴西太守以功
心如醉也

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不覺大應諾帝大笑
漢書何武舉方正名見盤辟雅拜有司劾失舉
畫接 盱食 易畫日三接漢書張湯每朝奏事天
子日盱食丞相充位而已事皆決於湯

人部

游鑑卷之三十九

對見

三

敷奏 延訪 前書敷奏以言 通鑑 字於上前 讀於

上前 漢書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

讀羣書於前上器其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 上詳前

能賜以祕書之副 上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 陛下善

言 天子休命 漢書夏侯勝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讓勝

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 增不拜 不跪 灑然隱嵩山

傳故傳之也 下見書 宰相遣舍人問狀荅曰禮者

開元初徵至京謁見不拜宰相徵錄明洪武初刑部尚

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獻徵錄明洪武初刑部尚

書錢唐一日名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

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賢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以為自

上簾 納陛 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侶后殿以簾自

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

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

上簾 宋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呂端肅然拱揖

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祀稍峻特令為端納

設座 臨軒 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母拜許設座

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 唐書元宗初立賓禮

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

以送他相 殊禮 密語 唐書裴度由東都留守召入

莫如也 觀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

當延英待御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

謁者荅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 獻徵錄明孝宗時

劉忠宣大夏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用每朝罷

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憊不能行命司禮監太監李

榮扶掖而出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 晚坐 夕對

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蓋紀實也 殿名對久之

宋史王曾為翰林學士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名對久之

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

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又神宗召鄭薦夕對內東

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

人部 對見

對見

燭送歸舍人院 外廷無知者 扶醉 送歸 元史謝讓為刑部尚書 臣加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 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 命扶出之 宋史晁迥字明遠太宗時為翰林 學士進承旨嘗夜召對令內侍持燭送歸院 停轉

對 廢坐論 五代史漢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陶穀上 昌言徒瀆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 間見即許不時詣闕聞奏從之 宋史凡宰相見天子 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 遵此制及宋太祖即位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 具劄子進呈始 賜對 請對 唐書李絳為中書舍人 廢坐論之禮 臣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顧聖治何有詔 不賜對絳言元和中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曰已昏 明日對三殿 遂振之姦又歷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 路 歷陳時政 宋史賈黯字直孺備位諫官果於言事 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

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 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官旅進論議上 以前不肯從乃詔凡欲合班入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黜論 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 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不許 獻徵錄明孝宗初召 王恕為吏部尚書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 而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且受官職更無見君即 時矣恕 立紫宸 對延英 韓愈元和聖德詩序日與 善其言 唐書苗晉卿拜侍中病蹇乞間日入政事 穆穆之光 唐書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 堂帝優之為御

原長者之言 後漢書詔問光祿勳劉昆曰前在江陵反 致此昆曰偶然耳左右笑其 書思對命 禮史進象笏 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 進止有常 漢書霍光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常處郎

天威 左傳天威不遠 進止有常 殿門進止有常處郎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對見二

僕射竊視之不矢尺揚于王庭易不可書傳王稽

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

也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

也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

也增汗衣唐書李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對延英帝汗浹衣

事欲與卿講天下獨員上殿曹尚書有崇寧元年詔六

殿上朝紳動色都御史林俊屢辭不允且趣其來及入

京陛見上注視久之召對不名元史成宗即位語阿

朝紳皆動色相慶雖名賜坐視諸侯王等閣中咨

真得大願事朕者惟卿雖名賜坐視諸侯王等閣中咨

訪又揭後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

對十一刻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對五六刻渠牟

為諫議大夫每延英奏對雖大臣率下二三

刻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對問一

原削藁據經蜀志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

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周字允南雖不預增詳雅

明白宋史陳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詣

保興守信子也太祖嘗召明白太子弟詢以軍職固辭石

亮唐書武后時陳子昂以上書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

十六野少威儀而占對廉慨擢麟臺正字金史宗憲年

名至前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進止恂雅上

愈多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尚書奏牘

人部對問

之後奏對如流未嘗有誤 **小冊籌兵** **寸紙訪事**宋史李迪召對

時响厮囉叛曹瑋在秦州請益兵迪請 **寸紙訪事**龍圖閣命草詔

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關右兵分赴

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

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

所謂頗牧在禁中矣奏真宗每以事訪晏殊率用

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稟封上帝重其慎密 **朝**

笏記事 **漆簡答問**還奏物志唐義問從曾孝寬使河東

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 **漆簡答問**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

龍居之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漆簡問

右無知者 **不復獨對** **不得獨對**唐書蔣仲雅信愛

復每見必咨以天下得失一日仲三起三留曰他日不

事宋史理宗時牟子才以國史院編修權禮部郎官故

已并晚講於早自 **上陳** **下問**並白

是不得獨對矣 **上陳** **下問**並白

對問二

原咨訪吳志闕澤字德潤每朝廷 **清問**書 **增明敏**

人物志宋梁顥每 **夙具**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

進對詞辨明敏 **夙具**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

事嘗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

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

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 **失次**唐書喬琳

弗夙具者乃歎曰渠果若是解耶 **失次**唐書喬琳

下平章事琳年高且瞶每 **祈恩**宋史劉隨上言比年

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祈恩**宋史劉隨上言比年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對問

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撻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撻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漢書藝文志曰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

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晉陸機文賦曰說煒華而譎誑

說二

原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缒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 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
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
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
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
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遠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
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禦備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
南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
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
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
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
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

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
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
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
歸燕城 又曰齊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
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輿馬衣裘無非大
王之服御者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
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

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弊邑
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
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
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
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
出曝而鷓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
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鷓兩者不肯相舍
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
之為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為楚伐魏移
兵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

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
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
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
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
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
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

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
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披堅
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
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
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竒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竒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聽酈生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又曰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辟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

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

土穰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

洪鑑卷之三十九
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為然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吳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增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游說動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故來敘闊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延幹入為設酒食與幹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既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原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知其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增**晉中興書曰蘇峻反溫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民肝腦塗地是嶠與公等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

以對遂留不去 **宋書**曰元凶構逆王僧達迴惑不知所從有客說之曰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隋書**曰李密亡命時東郡賊翟讓聚黨千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 **唐書**曰李勣初事李密時河南山東大饑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

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二十萬通
鑑紀事曰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
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明公自簡精
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
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
矣密曰此誠上策但彼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
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乎唐書曰張柬之將誅二張
以李多祚素感繫可激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
幾何曰三十年矣曰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
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

則知所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
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荅曰苟緣王室惟公
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又曰王琚補諸暨
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
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
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
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
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
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
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

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
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
通鑑紀事曰范陽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於莫州張
孝忠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
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
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
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
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奉表詣闕又曰兵馬使
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旣出恒州謂衛常寧曰
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

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
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
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
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遂引兵還襲惟岳殺
之傳首京師又曰朱滔反謀益甚涿州刺史劉怦其
母滔之姑也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
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
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不顧成敗而家滅身
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
亦嘉其忠又曰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

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雄復欲以巧詞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唐書曰王武俊與朱滔連兵李抱真患之乃使客賈林詐降武俊以說之林旣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反不得自新邪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

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通鑑紀事曰朱滔攻貝州賈林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

之 五代史曰梁太祖自將伐趙焚其南關王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

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 又曰後唐莊宗伐梁軍朝城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勸王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郭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

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
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
日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宋史紀事曰宋太
祖受禪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北漢主鈞聞之乃以
蠟書結筠同起兵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
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
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
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又曰帝嘗微行
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
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安將逃乎帝以爲然 又曰富弼使契丹言曰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
也 又曰常安民發蔡京之奸復論章惇顛國植黨反
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
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安民正色曰爾乃爲
時相游說邪 元史曰木華黎伐金郭寶玉降引見太
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
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從之
又曰史天倪從木華黎略地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

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
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
黎善之 又曰世祖以諸王開邸金蓮川連兵於宋郝
經獻議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
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
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
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
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從
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
經臆說耳柔不知也 又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

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
民何如對曰幽燕之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
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
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
之 又曰世祖渡江取鄂州憲宗訃音至廉希憲曰殿
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
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天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
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
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元史紀事曰桑哥爲政
遣使者分行天下理算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

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理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又曰孟頫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悞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理義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時帝畋遼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正爲國家計耳帝大悟遂按桑哥誅之籍其家 明史紀事曰太祖初從郭子興起兵時彭早住趙均用御下無道太祖略定遠軍聲大振未幾早住與均用爭權早住鬪死均用部曲益狼戾欲併殺子興太祖憂之使人說均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土公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止 又曰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張士誠屢敗計無所

出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苦心勞志收召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歎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甲兵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持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

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邪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卒狐疑莫能決也 又曰燕王攻濟南鐵鉉與叅軍高巍悉力捍禦久不下燕王撤圍還北平鉉乘勝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

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不能用 又曰武宗時劉瑾紊亂朝政寘鐔之反以誅瑾爲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偕太監張永討之一清一日歎息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

羽翼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鐮偽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三人耳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又曰世宗時姚鎔討田州岑猛歸順知州岑璋爲猛婦翁鎔慮其黨猛召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令說之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讎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

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潜然淚下璋亦泣曰璋即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言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

目 伺若聲響 鬼谷子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

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詞往和答問也申敘其解如比目

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談說之術 揣摩之工 苑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口舌

鬼谷子摩者揣之也注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口舌

得官 口舌存國 漢書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

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五代史太祖出師南征李煜

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

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

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

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弟去非爾所無名也明日鉉朝於

庭仰而待之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徐名之升

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

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

鉉無 迎謁太子 說解諸王 唐書元宗西行皇太子

以對 鴻漸與崔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

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主

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

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

不花計將安出對曰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阿沙

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

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

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

乃顏既自歸矣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

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

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

解 說懷光 詣劉瑾 唐書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

辯士 說客 史記漢遣陸賈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項王即歸漢王

父下辯士也 明史紀事燕王乃封公為平國君曰此

及兵部尚書茹瑞都督王佐往以割地講和為辭燕王

曰公等說客邪始吾未有舉動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

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裂土分封 否臧於人 利害於已 巡其

吾故有地矣 邦國 建以功名 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 黥布

受戮無收朱建之謀 漢書韓信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反時建諫止之漢既誅布 蒯通之言 朱建為黥布相布欲

聞建諫之賜建號平原君 說四

原談笑却秦 左思詩吾慕魯仲 增因來往 呂氏春秋

善說者若

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

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弊之 義旗回指 陳說大義 唐書柏者素有志

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者於蔡州

行營以畫于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

拾遺既見承宗陳說大義承宗泣 學術不純 元史世

下請質二子獻兩郡者由是知名 學術不純 祖嘗與

姚樞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 東縉乞火 漢

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及禍 東縉乞火 書

曹參相齊請蒯通為客或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

遺補過顯賢進能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

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諸母相善

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里婦晨去過所善諸

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今令而家追汝矣即

束縉請火於謝之里母曰汝安行今令而家追汝矣即

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縉

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

於曹 風颺雷激 班固荅賓戲游說

相國 風颺雷激 徒風颺雷激

人部 說辯

原害義

服口

家語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莊子服

離合

堅白

魯連子齊有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

魯仲連謂巴曰

先生之言有似臯鳴出城而人惡之巴

折角

解環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充宗乘

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

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美言

莊子美言日出和以市

說楚

絕秦

絕秦並詳左傳

陳說利害

議論名節

家語子貢曰願齊楚合戰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利

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漢書婁護為人

陸賈宏辯

伊籍應

聲

上詳漢書蜀志伊籍使吳入拜孫權權曰勞

三端

三妙

韓詩外傳鳥之美羽勾喙者鳥共畏之

端文士筆端

辯士口

辯士口巧辯者人共畏之吳錄吳興沈友字

皆絕於

彫萬物

驚四筵

莊子古之天下者智雖

萬物不自說也

沛公輟洗

張昭盡爵

漢書酈

詩高談雄辯驚四筵杜

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云助秦邪食其

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起

前延食其坐謝之吳志孫權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

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

增

謂白馬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
所以名形形非色也 王褒有碧雞頌

原蘇秦陳六

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貢變五國之興衰以存魯史記詳

家語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河注 泉湧 喋

喋利口 截截論言 彈射臧否 商摧得失 言惟

可矣 利亦溥哉 未可擇辭 所宜從志 雖子貢

之言億則屢中 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辯二附

原一日伏千人詳辯

增飛言韓詩外傳辯言巧辭善
毀譽者曰飛言之士

智囊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
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口諧辭給東方

朝傳自公卿在位朝皆傲弄無所
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懸河世說郭象口
如懸河瀉水

注而 一佛出世宋史南唐李煜酷信浮屠法退朝與
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都下僧及萬

唐主論性命之說乃選少年有才辯者南渡見

元史揭傒斯修遼金宋三史至於物論之

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得於至當而後止 無可攻隋書

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議重不

能抗於是避席謝曰彥之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變詐鋒出東方朔傳郭舍人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往復

論辯元史順帝時伯顏專恣以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
起居脫脫懼禍一日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

猶未之信時帝左右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

靡他遂聞於帝 聰敏辯給金史阿離合懋為人聰敏
辯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

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

說五

原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
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
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
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
矣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
諸侯使桓公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
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

禽將去三北之恥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
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
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
弊也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
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
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

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泰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闕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

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馮
衍說鮑永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摧
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
與二天下固以去亡新就聖漢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
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逆倫絕理冤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

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
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
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
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
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
衍聞之兵久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
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
乎 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
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
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
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
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

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
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
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采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劔
閣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
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
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 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
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
捲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
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
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

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
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
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所以一旦敗亡
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
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
而可以正天下者乎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况
附聽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
若晨霜秋露霧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
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桓元與劉牢之
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

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
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
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耽二者成敗惟君
圖之 宋謝莊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顛書曰天道輔
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
匡拯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
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
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
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
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今王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

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
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
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
月闇投昔人爲誠鄰藩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
歸簡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以聖德治天下
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
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
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謂
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爲代景行師昔廉
藺二虎且猶不鬪况弟與湘雍方須協力唯親唯急萬

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
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
冀聽識一聞斯悟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
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
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
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俾豈不
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

增唐高祖荅李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

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
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膺膺周原僵屍
滿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
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
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
足矣殫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
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
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河東縣戶曹任瓌說高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

兵瓌在馮翼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
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 記
室薛收言於秦王曰王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
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
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竇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
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
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
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
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勵兵訓士以待其至

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
主就縛矣 秦王報竇建德書曰趙魏之地久爲我有
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
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
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
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
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岑文本說趙郡王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
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
以望真主是以蕭銑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

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 谷從政說李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將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

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從政惟岳之舅惟誠惟岳庶兄 吳武陵遺吳元濟書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旦亡破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

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奔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斫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

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狹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

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
攜士卒崩離生爲暗復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謝暉說朱溫歸唐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
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
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
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
所以背秦而歸楚也 五代周世宗與南唐李景書曰
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
各擅蒸黎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
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
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登奉周古也雖然
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於險 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曰伏以先大王歸嚮
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
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
隆厚始終如一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
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
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

之至功也自先大王薨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絕之乃不殺而還一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志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

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 明太祖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竒才英士得之四方

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幾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邪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爲之計 太祖與元將擴廓帖木兒書曰閣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

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畜變於肘腋王信生釁於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遣使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

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母貽後悔 高巍為建文帝上書燕王曰魏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竊慕魯仲連之為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今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魏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為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

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於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鼂錯為名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眾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

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況大喪未
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
矣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
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
萬一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
熟思而審處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人部五十八 嘲戲

嘲戲一

原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增**論語孔子曰前言戲

之耳 禮儒行孔子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

詬病哀公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

儒爲戲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

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晉

左思蜀都賦曰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

掌 梁孔稚珪北山移文曰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
爭譏攢峯竦詭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宋程
子遺書曰戲謔不唯害事兼亦志為氣所動不戲謔是
持志之一端 張橫渠東銘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
于謀也發于聲見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他人已
從不能也

嘲戲二

原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憘之脫扃少進
馬還又憘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于大門

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
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張袂成帷
揮汗成雨何為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
嬰不肖故使王爾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
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
縛人至王問何為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
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踰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
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
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
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

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位皆傲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踰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若以召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

拾遺於後卞莊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傅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笑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辨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魏文帝典論曰孔融氣體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

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
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
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
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
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略曰丁
謐父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
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太祖調
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

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此
人不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
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又曰太祖請同會調王
朗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秬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如
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吳志
曰蜀張奉使孫權以姓名調鬪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
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向身蟲
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
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
對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其後欲借取以

爲像因書調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
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聞荆山之
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
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
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
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
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
實殊異尚可納也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爲郎中曰
卿好於衆中面陳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
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

權欲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
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
至死但當出閤不能不顧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
讌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
食而羣下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
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
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却
詵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
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
吾與戲耳 文士傳曰棗據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

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
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
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語林曰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嘯父
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
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
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王母不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
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悅 世說曰鄧艾口吃語
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明月淨
歎以爲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不如有微雲點綴太傅因
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 又曰荀鳴
鶴陸士龍俱會張茂先坐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
荀鳴鶴陸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鼓爾矢荀
答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
發遲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謂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曰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 顧凱之家傳曰凱之

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邪萬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魯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魯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棹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又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元度為之作賓主相對真長歎曰元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陣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

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晉中興書曰刁彘於桓温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邪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同賭垂成惟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

中有遠志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
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
色 **增**山堂肆考曰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
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旄蓋守兵馬
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乎衆賓咸悅 **世說**曰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
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
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
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

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山堂肆考曰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
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原**沈約宋書曰

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竝名家年少荀伯
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
何言邪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
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義若何義基答
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增**人物志曰丘靈鞠

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
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事文類

聚曰宋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每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欲其占謝傾陪以爲歡王元謨太原人亦受老儉之目 又曰後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容一斛瓶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撫掌大笑 又曰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騾北人食榆故云思道即續之曰共甌分炊

飯同鑊異煮魚謂南人同炊異饌也 山堂肆考曰齊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劉答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 又曰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漫褱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 事文類聚曰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線曰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虹霓爲絲明月爲鈞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

夫爲餌丞相悚然。通鑑紀事曰德宗時宣武節度使劉洽等軍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於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共攻徐州上爲發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臣將之與劉洽等共救之時朔方兵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遂涉水橫擊之斬首數千級盡得其輜重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山堂肆考曰賈島狂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爲詩嘲之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

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又曰皮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團閒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唐書曰渾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又曰李藩爲秘書郎時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相樂慕藩名強致之仲舒等爲俳說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又曰鄭縈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

共號鄭五歇後體及昭宗用爲相宗戚詣慶縈搔首曰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山堂肆考曰南唐寇
豹謝觀同在崔裔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爲設祖席席上
多蠅觀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戶上白獐圖即
答曰白獐遭釘釘在門 五代史曰晉軍破燕執劉仁
恭守光與其妻子南走滄州田家擒之送幽州晉王方
大饗軍士引見守光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 又
曰後唐孫晟奔于吳李昇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爲
相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 事
文類聚曰楊大年億嘗與客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

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
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又曰楊文公嘗
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
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
是公大笑而易之 又曰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睂目
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浙人也竝以文辭知名
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
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有竇
文賓者五代漢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
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

瘦梅香竇臭也 又曰晏元獻公少年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山堂肆考曰魯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丁公方用事一日魯以公事造其第盤辟之際丁即曰學士拜時衫窄地魯應聲曰侍中宴處幕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衄殆不能支 又曰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陽公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

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邪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此類也景文慙而改之 又曰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共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 又曰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汝陰處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旣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

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十卷自謂
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置其所學熙
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青苗本錢權行倚閣介甫戲秩
曰公之春秋亦倚閣乎 人物志曰劉貢父善戲嘗與
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
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又曰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
獻策決梁山泊可得溉田萬頃但須得貯水之地介甫
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問之曰
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山堂肆考曰宋王
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

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
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
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陸四括囊 又曰王介性輕
率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荆公以詩送之曰吳興
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
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
十篇盛氣而誦于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
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
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事文類聚曰元豐中高
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揚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

古人姓名爭一物僧曰張良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
曰禹傘次公曰許由鼉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
錯葫蘆 又曰劉攽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
直甚分文攽早朝王汾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答
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宋制常朝知班吏多云 山堂肆
班班謂之喚班汾音焚
考曰陳少卿亞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僧舍
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
襄無口便成衰 又曰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曰近貴
全為曠攀龍只是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即
答云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 又曰陸伯麟側室育

子友人陸象翁以啟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
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
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
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又曰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
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
花下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
元獻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
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
醕醉花前又王荆公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于蔣
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曰扶衰南陌

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
夜相投 又曰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
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
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
笑久之以簡招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云貢父讀書多
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菹鹽飯而已始
悟貢父以三白爲戲將去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糝飯貢
父雖知其爲戲且不知糝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
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貢父曰
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菹也毛飯也毛非糝飯

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
坡始命進食而去至今俗呼無曰毛 又曰尤延之與
楊誠齋爲金石交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
楊氏爲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 又曰誠齋戲呼延
之爲蝤蛸延之呼楊爲羊一日食羊腸延之曰秘監錦
心綉腸亦爲人所食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
無腸可食人世稱蟹類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又曰
西涯李公喜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
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
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又曰陸式齋大參

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為學士戲語之曰
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
附熟者奈何只管翰林邪聞者以為善謔

嘲戲三

原題驢面 覓鸚父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

子恪請益兩字曰之驢權即以驢賜恪恪待權坐有

白頭鳥集殿前恪曰白頭翁張昭年老疑恪戲之因曰

恪欺陛下未有鳥名白頭翁請覓鸚父 天子無戲 先祖

相譏 呂氏春秋成王援梧葉以為珪授唐叔虞曰此封

無戲言于是遂封虞于唐 晉書賈克嘗宴朝士庾純

後至謂曰君行常在人在前今何在後純曰有市井事不

了是以來後純之先曾為五伯者 戲偃 斬萬 論上見

克之先曾為市魁者故此相譏

也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
吾不敬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注戲而相狎曰斬

玩人 侮子 此書下民或敢侮子詩今 士女相謔 前後

相譏 前上見詩世說孫綽好譏調與習鑿齒共行綽在

糠粃 狎侮 矜莊 箋書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鄭詩

在前 增肉譜 瘦相 唐書李守素署天策府倉

之云耳 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

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

目邪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有附疣時人

人物志可乎 宋史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

目為 乞馬 移魚 贈長慶集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

瘦相 逸足我還留意在明珠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

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

主人素鄙既進饌其主人前一魚特大章即請於主人

曰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字合在左邊是合在右邊
 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
 取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大笑驚蝴蝶碧
 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飲大笑
 驚蝴蝶碧
 鶴雀北齊書魏收字伯起折節讀書以文章顯然素性
 輕薄人號為驚蝴蝶唐書潤州刺史章詵有女
 擇配參軍裴寬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沐猴冠
 碧瘠而長既入族笑呼為碧鶴雀
 麟植漢書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麟植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
 韓生按沐猴獼猴也雖著衣冠心不類人久之即欲
 去以喻楚人之性暴躁也唐書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
 麟植或問之答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
 上麗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
 是
 被凍蠅著熱狗侍郎或問張元一方慶同為鳳閣
 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
 得霜鷹俊健被凍蠅頑鈍也山堂肆考唐狄梁公謂
 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犬邊有火乃著熱狗也
 傑曰狄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著熱狗也

眼小 耳大
 潛確類書宋太祖嘗與趙普言及桑維翰
 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長當護其短
 唐節度使李忠臣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

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
 肆考唐姚峴好滑稽有文學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郡以
 峴為宗忽一日有人投刺云李過庭南仲云過庭之名
 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曰不知問峴知之乎峴曰
 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歸田錄章郁公得
 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常戲石學
 章云昔時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士 辛太公
 從事文類聚石曼卿善戲謔嘗出馬驚墮地
 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山堂肆考辛郁字太公弱冠
 遇太宗于行所上問何人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舊太
 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適

真郭郎
 見間錄明肅宗朝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
 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埃曰趙老

人部
 朝戲
 真神童

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鸞湖二十作狀元最少今渠稱年
 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事文類聚政和間殿試
 何桌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
 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
 榜眼真潘郎第 三旨相公 七字舍人 宋史王珪在
 三人真郭郎也 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
 其已得聖旨云取聖旨上可否則云領聖旨退諭稟事
 者推許然自貴重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
 云 土地捲來 河神扶出 性貪婪因入觀賜宴伶人
 戲作綠衣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也
 問何故來此曰王知訓入觀和地皮捲來故得至此
 事扶出曰公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河為水
 遂登第士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何處消破明年
 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蓋無
 處消 效顰 安帽 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
 破耳 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

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
 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邪季和大笑事
 文類聚張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
 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睨文鑒置於其首文
 鑒大怒訴於張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僕
 頭無處頓放見大頭問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揮蠅 餒驢 善潭峻歸朝獻稹歌詩乃以為祠部郎
 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
 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事文類聚齊地多寒春
 深未葶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蓓一筐以饋艾子且曰
 此物初生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 大見
 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割以饒驢也 大見
 椰揄 復知寒暑 謂其誕肆許而不用後同府有得祿温
 者温為席送別友至獨後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
 門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
 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不覺淹緩温雖笑其滑稽
 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陳書徐陵使魏魏人
 人部 嘲戲

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因
 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
 來聘使卿復知 寒暑收大慙 喙長手重 口正心邪
 事而短于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
 重千斤 唐書高祖嘗嘲蘇世長曰卿何名長而意之
 短口正而心之邪耶世長曰名長意 活剥生吞 逆
 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誚
 取順守 容齋隨筆唐李義府詩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誚
 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誚
 山堂肆考宋吳敏字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
 用王氏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
 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為左相
 語人曰元中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 杜園賈誼
 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平 杜園賈誼
 熱熟顏回 事文類聚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
 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
 杜園賈誼也王平甫間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落水三公

隨車僕射

齊書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

儉嘗牛驚跌下車謝超宗撫掌
笑戲曰落水三公隨車僕射

子雲之解客嘲 孟

白雉之嘲

孝先晝寢弟子興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

仲尼發割雞之戲

嘲戲四

原諛浪見

詩見

旁狎

禮不

啟寵

書無啟

好弄

左傳夷

增于思

左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禁鬻

晉書謝

朱儒

左傳臧紇救郤侵邾敗于狐駘

禁鬻

晉書謝

美譽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子壻但如劉真
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豫

人部

洪鑑類函卷之百九十九

嘲戲

七

人家事珣對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表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鬻混後果尚主初元帝鎮建康時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美而項上一鬻尤美羣下未敢食輒以薦帝于時呼為禁鬻故珣和鼓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目之為待湯見聞錄明李西涯在政府宴會試貢士若和鼓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願商然乎眾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只是待湯耳所以然乎眾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只是待湯耳

度撰 中山野錄盛文甫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

蠶賦 事文類聚范文正公少時作蠶賦其警句云陶家蠶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策結 見聞錄明二編脩謁李西涯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

未有先有一策結執事也執事責也 **園外狼** 歸石田

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即日奏補官坊 **園外狼** 歸石田

中立天禧中為負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石率同僚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

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 **秃角犀** 唐書杜棕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耶

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 **造榜天** 又曰僖宗時素風衰矣故時號為秃角犀

甚暑他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宸進非其時 **沒**

字碑 五代史後唐豆盧革罷相任圜與安重誨鄭珣孔相者重誨以崔協為相者圜意屬李琪他日明宗問誰可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比不知書以臣一人 **劉棉花** 明史記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在內閣人呼為劉棉 **姜制之** 山堂肆考蘇子瞻與姜花謂其愈彈愈起也

令曰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非半夏即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 **解事僕射** 唐書高宗時戴至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號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

人部

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號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

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解事僕射** 唐書高宗時戴至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

令曰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非半夏即是厚朴姜請其故曰姜制之

在內閣人呼為劉棉 **姜制之** 山堂肆考蘇子瞻與姜花謂其愈彈愈起也

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劉棉花** 明史記

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比不知書以臣一人

相者重誨以崔協為相者圜意屬李琪他日明宗問誰可字碑 五代史後唐豆盧革罷相任圜與安重誨鄭珣孔相者重誨以崔協為相者圜意屬李琪他日明宗問誰可

甚暑他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宸進非其時 **沒**

素風衰矣故時號為秃角犀 **造榜天** 又曰僖宗時

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 **秃角犀** 唐書杜棕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耶

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 **造榜天** 又曰僖宗時

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汗淋學士

為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相公問否

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下馬流汗

決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肆考宋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

中立見其端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

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自難記人物志唐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

可識尋常百姓山堂肆考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居清

談終日率以為常題一絕于門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

下風清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楊

吟賞久之曾稱于王荆公公笑曰此狎侮寮友

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楊亦大笑刑于寡妻

與楊億同為侍從億善談謔凡寮友無刑于寡妻

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書謝朓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

謝謝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叙謙挹沈昭畧謂之

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許為長史

嘲戲五

原詩晉李克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

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

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

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

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

一顧重千金增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

人部

崇鑑類編卷二十九

嘲戲

三

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虺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礮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原文漢東方朔答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欲盡

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
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揚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
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柝人之珪儋人之爵紆青拖
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
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
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
事黃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
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
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纒垂
纓而談者皆以爲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
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
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向使上世之
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
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砥隕雖其人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暝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

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持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當此之時搨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于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微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道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灑埽

洪鈞類卷二十九
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
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
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
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
窮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
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摧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厠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崔駟達旨曰或說已曰今子
韜贛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
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
人師友道德合符曩真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答曰有是信乎子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
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
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
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今聖上之育
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
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

漢書卷之三十九
樓處叫呼銜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曝智曜世回
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
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
媵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
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
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元勵節縹霄抗
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
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
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
機穽之路鳳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

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
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
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鈎
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
求沈緝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
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
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
韞贖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叙彝倫
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
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

蹉跌之敗也智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雷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
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
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暝
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麒麟而增驅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
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魏陳琳應

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
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聖賢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然
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
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
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尊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
功棄力以德取怨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
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
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
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
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

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
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治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
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
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
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
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
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
揆宜以處事孝靈旣喪宦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
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旣乃卓
爲封蛇幽鳩帝后強以篡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

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也
今以寬弘爲宇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
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
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
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
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譽恐
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
闕而風烈宿宣也 **增**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
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元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
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

物而能病子乎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
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
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
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
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磨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
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
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
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旣隱子生
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趨趨榮貴坐不安
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所欲者名所殉者利

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
薄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鍼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
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
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
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魄散
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宋蘇軾補龍山文曰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
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
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子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
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拈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

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騶交騫駑蹇
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
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揚觶兕觥舉罰
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
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
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
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
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

右解

增書唐王績答刺史杜松之書曰承欲相招講禮間命

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
下走意疎體放棄俗遺名為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
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
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
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
之詩惟憂興盡惟天席地友月朋風新年則柏葉為樽
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
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為羣
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
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

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與吾事 明屠
隆與莫秋水書曰足下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
通都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
騮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詠何處不徧
竊恐山靈大妒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筆奪公繡腸
令足下腹不復記奇字口不復吐佳言慙然臃腫向人
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